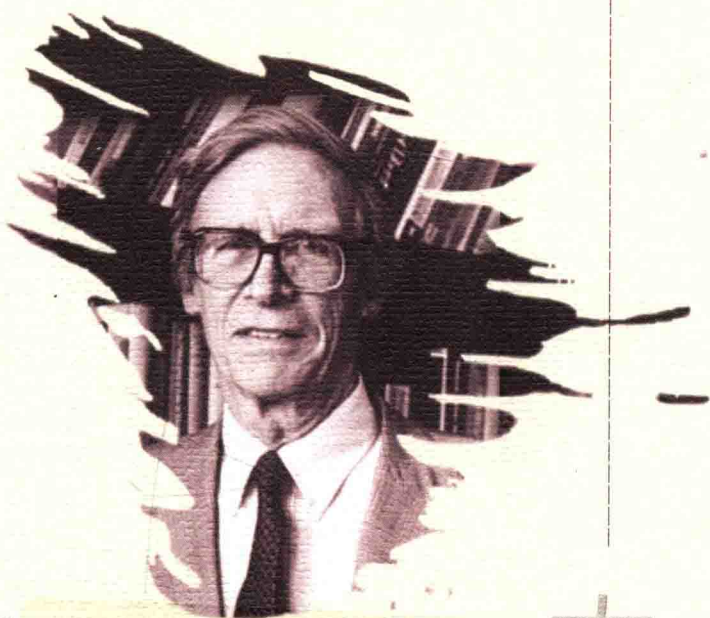


杨玉成 著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的首要价值一样。



罗尔斯
Rawls

大家精要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罗尔斯

杨玉成 著

大家精要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Rawls

图书代号：SK16N105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尔斯 / 杨玉成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7.1

(大家精要)

ISBN 978-7-5613-8885-3

I. ①罗… II. ①杨… III. ①罗尔斯 (Rawls, John Bordley 1921—2002) —政治哲学—研究 IV. ①B712.59 ②D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02298号

罗尔斯 LUO' ERSI

杨玉成 著

责任编辑 宋媛媛

特邀编辑 石慧敏

封面设计 张潇伊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制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60mm × 98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00千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8885-3

定 价 20.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本公司销售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 85303879 传真：(029) 85307864 85303629

目 录

小引 / 001

第 1 章 罗尔斯小传 / 003

- 一、正义感初萌的童年时代 / 003
- 二、早期教育初显才华 / 007
- 三、大学岁月与军旅生涯 / 008
- 四、学术历练初显大家风范 / 014
- 五、《正义论》：十年磨一剑 / 020
- 六、《正义论》之后 / 024
- 七、哲人其萎，名垂青史 / 029

第 2 章 《正义论》的迷宫 / 031

- 一、社会正义概念 / 031
- 二、两个正义原则 / 038
- 三、社会正义观种种 / 052
- 四、社会契约论：从原初状态到正义社会 / 072
- 五、平等论自由主义：把新自由主义推向新阶段 / 086

第 3 章 《正义论》的响应和争议 / 095

- 一、经济学家们的反响 / 096

- 二、新古典自由主义者诺齐克的挑战 / 099
- 三、平等论自由主义者德沃金的批评 / 110
- 四、哈特对基本自由优先性的质疑 / 114
- 五、共同体主义者的挑战 / 115

第4章 《政治自由主义》的修正与发展 / 119

- 一、“良序社会”概念的问题 / 120
- 二、正义理论适用范围的收缩 / 123
- 三、政治正义论的确立 / 126
- 四、建构政治正义论的方法 / 128
- 五、政治自由主义的主要观念 / 132

第5章 国际正义问题 / 135

- 一、“现实的乌托邦”何以可能 / 136
- 二、何谓“人民” / 137
- 三、人民法的产生及其内容 / 140

第6章 《重申公平的正义》 / 143

- 一、两个正义原则的最终表述和内容的修正 / 145
- 二、对两个正义原则论证的修正 / 146
- 三、对公平的正义的理解方面的变化 / 147

结语 / 148

附录

年谱 / 152

主要著作 / 153

参考书目 / 154

小 引

20 世纪的上半叶，是一个喧嚣、混乱而又残酷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和国际矛盾的总爆发，表明自由资本主义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但是，也正是在这种动荡和混乱中，孕育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个重大历史转折，一个被称作“资本主义文明化”的转折：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转向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或受限制的资本主义。这个转折既有其实践层面的标志，也有其理论层面的标志。从实践层面看，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放弃自由放任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而以维护经济稳定和社会正义的名义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适度干预，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罗斯福新政”和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国家建设。从理论层面看，以强调自由放任政策和“守夜人式”的国家为基调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逐渐退出主流理论舞台，而以强调国家干预政策和干预能力为主调的新自由主义理论逐渐占据主流理论地位，其主要标志是 20 世纪初以强调“国家必须担负起增进个人自由能力之职责”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潮的兴起和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凯恩斯主义。

本书的主人公罗尔斯就是在这样的—个背景中开始其生

活、思考和写作的。他在其系列代表作《正义论》（1971）、《政治自由主义》（1993）、《人民法》（1999）和《重申公平的正义》（2001）中系统提出并不断加以完善和发展的正义理论，是对西方思想史上正义理论的总结和发展。他既把近代以来的社会契约论的论证方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又把20世纪初期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推到一个新阶段，从而在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思想界引起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反响。我们可以说，他的思想成果既是20世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从“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这一重大转折的深刻反映，又是对这个转折的总结、辩护和促进。下面，就让我们沿着罗尔斯的人生足迹和思想轨迹，来探索他的正义理论之迷宫吧！

第 1 章

罗尔斯小传*

一、正义感初萌的童年时代

父母与政治

1921年2月21日，罗尔斯出生在美国东部马里兰州北部港口城市巴尔的摩的一个富裕家庭，其全名是约翰·博德利·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小名杰克（Jack）。杰克的父亲威廉·李是一位著名律师，母亲安娜·埃布尔来自巴尔的摩郊区的一个富裕家庭，其娘家姓斯坦普。他们共有五子，杰克排行老二。

杰克的外祖父母出生于巴尔的摩的著名郊区格林斯布林山谷（该地因电影《就餐者》而远近闻名）的两个富裕家庭，双方都继承有遗产，主要是宾夕法尼亚州的煤矿和石油资产。但

* 罗尔斯生前基本不接受采访，关于其生平的材料很少。笔者这里的介绍主要依据罗尔斯学生托马斯·博格的《约翰·罗尔斯：生平和正义理论》（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一书。

杰克的外祖父亚历山大·汉弥尔顿·斯坦普后来却因倾家荡产而被迫与生下四个儿女的妻子离婚。杰克的父方祖辈原先生活在南方。其祖父威廉·斯托·罗尔斯是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市附近一个小镇的银行家。他因患有肺结核，希望住所靠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附属医院，于是便在1895年率全家迁居至巴尔的摩。几年后，杰克的父亲威廉·李亦染上肺结核，成年以后身体一直不太好。大概由于家庭因疾病陷入困境，威廉·李没有念完中学，14岁时就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做外勤”。但是威廉·李颇具上进心，利用晚上时间刻苦自学事务所里的法律书籍，并经过考试获得律师资格证书。威廉·李后来在事业上颇为成功，成为马伯里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受人尊敬的合伙律师。马伯里律师事务所是巴尔的摩最好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其声名奠定于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的著名宪法案。在通过律师资格考试之后的数年里，威廉·李还不时到巴尔的摩法学院教授法律课程。他还于1919年当选为巴尔的摩律师协会主席，或许他是到那时为止执掌该职位的最年轻的律师。威廉·李作为名律师所获得的成功与声誉使他成为一位立志成才的传奇式人物。

杰克的父母都对政治很感兴趣。他的父亲是威尔逊总统和国际联盟的支持者，并且还是马里兰州州长民主党人艾伯特·里奇的密友和非正式顾问。里奇曾经建议威廉·李去竞选联邦参议员席位，并给他提供过一个州上诉法庭的法官职位，但威廉·李均以健康为由加以婉拒。威廉·李也是罗斯福新政的坚定支持者，但他对罗斯福总统本人的尊重却因1937年的“扩充高院危机”（Court-Packing Crisis）而中止。这场危机的起因是，罗斯福总统试图通过任命六位新的法官来扩大最高法院的规模，以打破最高法院对他的新政立法的抵制。杰克的母亲非常聪慧，擅长桥牌和绘画，还热心社会活动，曾担任当时新成

立的妇女选民联盟巴尔的摩分部的主席。1940年，她还曾为文德尔·威尔基的竞选而奔忙，其时威尔基已经退出民主党，而以共和党党员身份与罗斯福竞选总统。杰克与其父亲比较疏远，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个冷淡的人，与家里人不太亲近。但他与母亲关系亲密，他后来把自己一生对妇女平等权利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母亲的影响（此外，当然也有其妻子和女儿们的影响）。

两个弟弟的天折

在杰克的童年时代，对他的幼小心灵打击最大的是他的两个弟弟的不幸夭折，他们都因为受到杰克的传染而病亡。第一次发生在1928年，当时杰克病得非常厉害。尽管家里人严厉地吩咐比杰克小二十一个月的弟弟罗伯特·李（小名博比）不得进入杰克的房间，可是博比还是数度进入他的房间，并且陪杰克玩。不久之后，两个孩子都躺在床上，发着高烧。家庭医生最初误诊了病情，耽搁了很长时间才确诊他们患上了白喉。但是对博比而言，正确的诊断为时已晚，抗毒素未能挽回博比的生命。

博比的死对杰克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按照他母亲的说法，这可能是导致杰克口吃的重要原因，自那以后口吃一直困扰着他，尽管后来有所好转。杰克的白喉逐渐痊愈，然而，就在第二年的冬天，他又染上了严重的肺炎，并很快传染给他不到一周岁半的小弟弟汤米。前一年的悲剧再度重演。尽管杰克慢慢康复，他的小弟弟汤米却未能幸免，而于1929年2月不幸早夭。仅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目睹家中的两位亲人相继离世，年幼的杰克不能不对之感到痛心疾首，这种童年时代的心灵创伤终生难以忘怀。或许，他后来对弱者的特别关怀与他童年时代对命运之冷酷无情的深刻感受不无关系。

初历人间之不公平

杰克的母亲争取妇女权利的努力使杰克孩提时代的正义感得到培养。他自己也开始对种族和阶层问题进行思考。当时，巴尔的摩有大量黑人，其人口接近总人口数的40%。杰克很早就注意到黑人生活在很不相同的环境中，并且黑人的孩子所上的是隔离学校。他曾经和一个名叫欧内斯特的黑人男孩交朋友，还拜访过他的家。欧内斯特的家在一个破落街区的一所小房子里，这是当时巴尔的摩黑人家庭的典型住所。但是，杰克清楚地记得，他与黑人男孩的友谊令他的母亲极为不悦。尽管他的母亲在为争取妇女权利而奋斗，但她所处的那个阶层还是使她难免对黑人怀有偏见。

到杰克出生时，他的父亲已经是一名成功的律师，家境颇为殷实。为了躲避巴尔的摩难耐的盛夏湿热，罗尔斯一家通常北上缅因州度假，他们在布鲁山南侧购有一处避暑别墅，在那里可以眺望德塞尔山和海湾，他们还购有一艘小型汽艇，可以去远处的小岛。在杰克成长的过程中，他都在这里度过他的所有夏季，并在这里养成他终生的航行爱好。在布鲁克林小乡村，他还碰到当地穷苦的白人，他们长年累月地居住在那里，这些人多半是渔夫和较大的夏季宅邸的看管人。在杰克与一些当地男孩交往过程中，他注意到在这些穷困的小乡村里，他们的受教育机会和生活前景确实远不及自己。这些孩提的经验深刻地印记在杰克的脑海中，使他初步体会到人生际遇的不公正。同时，这些经历也使他深深地感受到他自己是极其幸运的。因为他毕竟从夺去他两个弟弟生命的疾病中逃脱，并且还享受到富足和良好的教育。多年之后，他在《正义论》中谈到，由于社会制度决定着人们不同的社会地位和不同的生活前

景，因而社会制度的不平等是一种特别深刻的不平等，需要由正义原则加以调节。由此可见，童年时代的经历和感受对他后来毕生追求的正义事业不无影响。

二、早期教育初显才华

杰克的受教育开始于私立的卡尔威特学校，他在那里上过一年幼儿园，并完成小学学业（1927~1933）。卡尔威特学校实行男女同校制，但在最后三个年级男孩和女孩分开上课。该校强调公开讲演和表演，而杰克也乐于接受，因为用韵文进行讲演有助于克服他的口吃。有一次，在演出席勒的《威廉·泰尔》一剧时，他念错台词，把“那支箭已把苹果劈成两半”读成“苹果把那支箭劈成两半”，观众们都被逗乐了。杰克在卡尔威特的表现相当突出，因而被选为所在班级的毕业生代表，在毕业典礼上致告别辞。他的成绩和智商也给他的老师约翰·韦伯斯特以深刻的印象，这位老师给他提供了特别的帮助和诸多的鼓励，甚至在他离开卡尔威特进入罗兰帕克初级中学之后还给他提供私人辅导。罗兰帕克初级中学系公立学校，从1933年到1935年，杰克被送到这所学校学习，因为当时他的父亲担任巴尔的摩公立学校教育委员会主席（不受薪），希望借此表达自己对公立教育体制的支持。在他父亲任期届满后，按照巴尔的摩富裕家庭的习惯，杰克被送到一所私立寄宿学校，在那里完成他后四年的中学教育。

杰克从1935年到1939年所上的寄宿学校是位于康涅狄格州西部的肯特学校。这是一所具有高教会传统的男校，由圣十字教团的修道士担任校长。当时的校长是一位严肃的、固执己见的男士，对教师和学生都有许多严格的限制：除节假日外，

学生们不得离开校园去逛附近村庄的商店或去看电影；所有学生都必须打扫整理自己的宿舍，并且每周须有六天参加宗教仪式，礼拜天还得参加两次。杰克在肯特学校相当成功：学习成绩很好，担任高级班班长，是橄榄球队和自由式摔跤队的队员，并且还是年鉴委员会的广告干事。他也玩曲棍球、棒球、网球和国际象棋，还是校爵士管弦乐队的小号手。不过，杰克并不很喜欢他在肯特学校的岁月。这所学校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智力上的激励，所以，当他回忆起这段时光时，没有什么成就感，显得有些不快，他说，“这是一个令人不满意的、不结果实的时代”。

杰克的哥哥比尔比他大近六岁，从小学、中学直到普林斯顿大学，杰克都与哥哥上同一所学校。比尔比杰克高大健壮得多，擅长橄榄球、摔跤和网球，他的强壮和活跃，对于需要从失去两个弟弟的极端悲伤中摆脱出来的杰克而言，是非常强有力的激励和鼓舞。在运动方面，杰克试图以哥哥为榜样，但他也培养起自己的独立兴趣，即对著名科学家传记和化学的兴趣。他对化学的兴趣得到一位教父的鼓励，这位教父是化学家。杰克小时候就有一套化学实验仪器，他的教父又给他带来一些化学制剂，杰克常在主日学校放学后制造出各种各样的气味和爆炸声。

三、大学岁月与军旅生涯

二战背景下的大学生活

在念完寄宿学校后，罗尔斯步其哥哥比尔之后尘，于1939年进入现今声名显赫的普林斯顿大学读书。但在当时，普林斯顿大学的规模还比较小，每年只招六百多名学生，而且入校的

资格也不那么严格。当时的入学申请很少被拒绝，只要支付得起学费，进普林斯顿并不难。对于像罗尔斯这样的家境比较宽裕的学生而言，支付学费当然不成问题。但对于家境不那么宽裕的学生而言，情况就很不一样，因为当时普林斯顿大学很少提供奖学金，而且为数不多的奖学金也主要是授予那些参加校际比赛的运动员。

罗尔斯刚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时，正值德国入侵波兰。他班上的大多数同学都感到美国肯定会参战，于是纷纷报名参加“后备军官训练团”，以保证毕业后有机会获得一个军官职位。罗尔斯没有报名，但他也很受迫在眉睫的战争震动，一头扎进大学图书馆去阅读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书籍。尽管没有人热心打仗，但罗尔斯身边的那些人（包括家里人和普林斯顿人）都赞同美国应该支持大不列颠。当然，在某些圈子里，也有厌恶卷入欧洲战争的孤立主义的反对派，其中于1940年4月成立的“美国优先”委员会，坚持把美国人的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宁愿与希特勒共存，也不愿意参战，但在罗尔斯的家庭、朋友和熟人中，没有这样的孤立主义者。

应该说，罗尔斯的大学生活并非完全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中。在大学一年级，罗尔斯试图以哥哥比尔在运动场的出色表现为榜样，对多种体育项目都认真做过训练。比尔是普林斯顿大学橄榄球、摔跤和网球队的队员，还是网球队的队长。罗尔斯的确被接受为新生橄榄球队队员，但他在摔跤方面则始终表现平平。他在165磅级的比赛中表现不佳，因而曾试图参加下一个级别（155磅级）的比赛。但这意味着他在每次比赛前都要减掉很多体重，而这会影响其比赛成绩。由于不太成功，他也渐渐地不愿参与这种一对一的对抗，因而在赛季结束前就退出了摔跤队。第一学年结束后，他还放弃了橄榄球。他依然喜

爱棒球，但不是任何球队的正式成员。

在那个年代，大学的生活还比较古板。普林斯顿大学禁止组织大学生联谊会，因此学生们的社交活动主要是在饮食俱乐部里进行，俱乐部由大三和大四的学生组成。学生们可以在他们大二结束时申请加入，如被接受，他们就可以在俱乐部里吃饭、过夜、谈话或玩赌戏。俱乐部还组织聚会，尤其是周末的大型聚会，所有的饮食俱乐部都会同时欢庆，并会吸引远近的年轻女性来参加。当然，聚会很注重礼仪，女性们不能整晚都待在那里，必须在晚上七点前离开学生宿舍。在这里，任何性接触均被严格禁止，违者立即被勒令退学。罗尔斯再次步其哥哥后尘，被允许加入著名的常春藤俱乐部，这一俱乐部向来偏爱来自巴尔的摩的学生。

走进哲学世界

最初，罗尔斯不知道自己该选哪个专业。他尝试过化学、数学、音乐，甚至尝试过艺术史专业。但对于这些领域，他发现自己要么缺乏足够的兴趣，要么缺乏足够的才能，他最后选定以哲学为专业。他的这次选择没有追随哥哥比尔，比尔到哈佛法学院继续深造，后来在费城当律师。

罗尔斯最初的哲学老师是沃尔特·斯泰斯、戴维·鲍尔斯和诺曼·马尔科姆。罗尔斯在大学二年级时选修过斯泰斯的道德哲学课。斯泰斯是一位功利主义者，在课堂上主要讨论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约翰·密尔的《功利主义》以及他自己的著作《道德的概念》（1937），他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黑格尔哲学专家。鲍尔斯讲授康德哲学，后来在战争期间，他因试图跳上一辆刚启动的列车而不幸遇难。当然，对罗尔斯影响最大的是马尔科姆，他只比罗尔斯大十岁左右。

马尔科姆在英国剑桥师从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一段时间后，于1939年秋季回到哈佛，在著名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刘易斯的指导下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由于刘易斯的强烈推荐，马尔科姆在论文答辩前就已在普林斯顿谋得一个教职。但刘易斯很快对这个推荐感到后悔，其原因在于学术观点上的分歧。刘易斯是认识论上的现象主义者，并且现象主义也是当时美国主流的认识论立场，但马尔科姆却在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下拒绝现象主义。马尔科姆对现象主义的态度在公开的论文答辩时显露无遗。论文答辩后，刘易斯极为不快，试图撤回自己的推荐，但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已经答应聘用马尔科姆，并不准备撤销这一决定。马尔科姆于1940年冬季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一直到他1942年4月加入美国海军前夕为止。

维特根斯坦得知马尔科姆到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后赠言道：“祝你幸运。特别祝你大学工作顺利。我想，我受自我欺骗诱惑的成分非常大（难道你不比别人更多）。教好哲学乃是奇迹。到目前为止，我对你讲的话，即便可以全部忘掉，但唯独这句话却应该铭记心中。因为谁都不说这样的话，但认为我是怪人这样的事情请尽可能别干。”初出茅庐的马尔科姆牢记维特根斯坦的“不要欺骗自己，也不要欺骗学生”的教导，在指导学生方面真诚而又严格。罗尔斯与他的初次会面并不愉快。1941年秋季，罗尔斯交了一篇哲学论文给马尔科姆，他自我感觉良好，不期受到马尔科姆非常严厉的批评。他要罗尔斯“把论文拿回去”，并“仔细考虑你究竟在做什么”！尽管罗尔斯当时很泄气，但这次的尖锐批评却使他对哲学的兴趣逐渐得到强化。他认为，马尔科姆的人格榜样对形成他自己的做哲学的方法有很大的影响。

1942年春季，罗尔斯选修了马尔科姆的另一门课，据罗尔

斯说是有关人类罪恶的准宗教讨论。他阅读了柏拉图、奥古斯丁、巴特勒主教、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和菲利普·利昂的著作。这一论题并非马尔科姆主攻的哲学方向，他对这一论题的兴趣也许是受到当时那场战争的激发。当罗尔斯多年以后向马尔科姆提及这一课程时（当时马尔科姆任美国哲学学会的轮值主席），他甚至一点都不记得自己曾教过这样一门课。马尔科姆的失忆也许是因为他在讲授那门课的中途就加入海军，因而没能讲完那门课。但罗尔斯对这门课的印象很深。它重新燃起了他对宗教的潜在兴趣，促使他以宗教方面的论题作为大学毕业论文的题目，并且认真地考虑去弗吉尼亚神学院学习，去当神父。尽管他的多数同学都弃学参战，但他却决定加快他的研究。

在二战中死里逃生

出于协助战争的需要，普林斯顿大学采取了特别措施，把一个学期的课程全部压在 1942 年夏季，以便让学生提前半年毕业。罗尔斯于 1943 年 1 月以全优成绩从哲学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他特别地把成绩归因于他良好的记忆力和做准确细致笔记的习惯。同年 2 月，罗尔斯入伍当士兵，在基本的步兵训练后，又完成了通信兵课程。而后，他被派往太平洋战区两年，先后在新几内亚、菲律宾服役，最后在占领日本的美军中服役四个月。在这段海外从军时期，罗尔斯服役于第 32 步兵师第 128 团。他在团司令部 and 情侦组工作，情侦组由七八个人组成，负责侦察敌军位置。他所在的步兵师在菲律宾的莱特岛打得很激烈，但他本人很少真正遭遇交火。仅有一次，当他脱掉钢盔弯身到一条小溪喝水时，突遭日军狙击手袭击，但幸运的是，子弹擦身而过，他仅受轻伤，逃过一劫。在太平洋战区服役期间，他逐渐升职为中士，但在驻守日本时，又被降级为列兵，